

积

薪

园

中国古诗文学：文献与理论研究

# 宋诗学导论

程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课题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系列研究丛书

宋诗学导论

程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诗学导论 / 程杰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10

ISBN 7-201-03334-4

I. 宋… II. 程… III.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01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成其圣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发行科电话：022 - 27307107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字数 288 千字 印数：1—1,000

定价：18.00 元

总序

教师阅览室

“王昌龄未竟而”薄用“并环联秀”。55岁于原诗，一章一  
半学高妙，对品未学高妙而不妙。果然是歌颂，也

随园，是清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故居。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恰好坐落在随园旧址大略所在的那一片山丘及其附近的旷地。校区内古木参天，芳草茵地，鸣禽时变，檐翼欲飞，风景之清幽美丽，俨然是一座道地的南国园林。因此，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也将南师校园称作“随园”。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之一，又是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的骨干学科，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化”的带头学科。本学科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涵括古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论等各个门类，从先秦直至晚清等各个时代，诗文、词曲、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覆盖面甚广。其中唐代文史研究、词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本学科拥有唐圭璋、孙望、段熙仲、诸祖耿、吴调公等著名学者，出版过《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元次山年谱》、《水经注疏》校点、《战国策集注汇考》、《李商隐研究》等高质量的著述。他们不仅以自己严谨的学风、精深的知识为本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亲手培养了几代教学与科研人才，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诚所谓“新笋已成堂前竹，落花都入燕巢泥”。

为了不断地向学术界介绍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最新研

究成果，增加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我们决定精选本学科教师在古代文学之文献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编为这套《随园薪积》丛书。所谓“薪积”也者，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有取于《史记·汲郑列传》“积薪”而“后来者居上”之喻，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不断提高学术品位，提高学术价值。

第二，有取于《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之喻。教师是“薪”，学术是“火”，“薪”尽而“火”传。我们的物质生命不免于毁灭，但精神的生命却可望凭藉学术著作的流传而达到永恒。有冀于此，我们期待本学科的同仁将自己的“随园魂”融入这套丛书，使她真正成为我们精神生命的累积！

### “随园薪积”丛书编委会

(183) ······	宋人诗文之宋词南唐其意义已消
(188) ······	黄庭坚也非其“人书大四中”
(193) ······	宋人诗“骑工”“良”“莫四”
(203) ······	宋人诗另断宋宋
(208) ······	林逋诗宋 韩四
(213) ······	苏轼长句
(218) ······	南朝宋诗
(223) ······	苏轼与李太白诗选留
<b>总序</b>	“朴斋”集
<b>第一编 宋诗学讲义</b>	(1)
<b>关于宋诗</b>	(3)
宋诗与宋代社会	(10)
宋诗与宋代道德思潮	(24)
宋诗与宋代宗教	(36)
宋诗与宋代艺术	(49)
宋诗的题材	(66)
<b>第二编 宋诗创作意识论</b>	(79)
宋诗“气格美”意识	(81)
宋诗“平淡美”意识	(95)
宋诗“活法美”意识	(111)
宋诗创作意识中的三大矛盾关系	(138)
陶、杜典范意义与宋诗审美意识	(164)
<b>第三编 宋代诗人短论</b>	(181)
宋初三朝及仁宗朝初期诗人论	(183)
欧、苏、梅三家诗论	(198)
王安石等北宋中期诗人论	(206)
苏轼、苏门诗人及其他同时诗人论	(224)
黄庭坚、陈师道及其他江西诗人论	(238)

## 目 录

陈与义及其他南北宋之交诗人论	(251)
“中兴四大诗人”及其他并世名家论	(264)
“四灵”与“江湖”诗人论	(281)
宋末遗民诗人论	(292)
<b>第四编 宋诗论札</b>	(297)
论晏殊诗	(299)
论秦观诗	(310)
论范成大以笔记为诗	(326)
论“诚斋体”	(336)
(1) 论杨万里“诚斋体”与其哲学思想之关系	(351)
(2) 论姜夔咏物词与江西诗派咏物诗	(360)
(3) 论宋诗的繁荣状况、风格特征、发展过程及历史地位	(365)

# 第一编 宋诗学讲义

# 宋詞第一集

## 关于宋诗

宋诗，这一概念首先指的是有宋一朝的诗歌创作，与我们一些诗歌通史所分别讨论的汉诗魏晋诗、南北朝诗、隋诗、唐五代诗、元诗、明诗、清诗一样，是一个朝代诗歌创作整体情况的概念。宋朝从公元 960 年成立到公元 1279 年被元蒙所灭，享国三百二十年，与唐帝国的统治时间大致相等。在诗歌史上，唐、宋两代也多相提并论，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又一诗歌繁荣时期。两宋诗人众多，作品卷帙浩繁，诗人和诗总数较之唐代都有大幅度增加。现存唐诗，据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计有作者三千六百余人，诗作五万五千余首。宋诗没有相应的总集可以统计比较，据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今人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三书统计，共收诗人达八千四百余家。这还不是宋代诗人的全部，就已远远超过唐代诗人的总数。宋代单个诗人普遍比唐人高产，这其中当然还有文献版本学的原因，宋代印刷术的进步使现存宋代诗人作品得到较好的流传与保存，因而现存作品数量普遍超过唐人，正如南宋刘克庄所说，宋代诗家“少者千言，多至万首”（《竹溪诗序》）。北宋文人晏殊，以词名家，据同时宋祁称，其生平作诗两万首，虽然其现存作品远不及这个数字，但这一事例可以说明宋代诗人富于吟咏的情况。宋诗大家如苏轼存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比唐之大家如李白近一千首，杜甫一千四百多首都要高出许多。唐代诗人中作品保存较完备的白居易，存诗尚不到三千首，而南宋大诗人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据说曾有一次自己统计，

七十八天中作了百首诗，陆游现存诗歌就有九千一百余首。如此众多的诗人，如此高额的产量，宋诗的数量是可想而知的。据正在编辑出版中的《全宋诗》初步估计，宋代诗人约有一万一千余人，诗作二十余万首，为唐诗人四至五倍。这个数量不能不令人叹为大观。

当然，数量并不能都有效地体现为质量，但数量的庞大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至少反映了诗歌创作在宋代社会普及的情况，提供了有关这个时代丰富的认识材料。同时，宋诗的一些特殊成就也是与宋诗的庞大数量联系在一起的。如明曹学佺称赞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吴之振《宋诗钞序》引）。如果没有庞大的数量保存，所谓“取材广”的优势，我们就无从体察。

要衡量某一时代某一文体的成就，有纵、横两方面的标准。从横的方面看，就是看它在整个文学格局的地位，是处于主导的，还是次要的。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即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为代表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这种文学观有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如今流行的“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视为各代文学代表的说法就是源于此。这一观念包含了这样两层认识：一、文学的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二、每一时代都有一主导性的文体，这一文体在这一时代得到高度的发展，其成就是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这种发展的和进化的文学观是有其进步性的，但对历史发展的单线条的理解又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随着人类文学事业的不断展开、扩大，这种文学进化论就越来越显示出理论上的简单化，不要说现、当代的文学，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范围内，这一论述也并不能准确地概括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就宋代而言，宋词的发展固然是辉煌的，但宋代文人真正普遍地重视的文体还是诗歌。我们从宋代大量论诗著作——“诗

话”的大盛上可以得到证明。相反，词只被视作“诗余”、“补乐府之亡”。与宋词相比，宋诗才真正称得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性格。宋代初期的词以小令为主，多用于花间尊前，宾朋宴乐，属“艳科”、“末技”，至柳永始与市井社会相联系，境界虽阔，然品格不高，士大夫爱恨交加，后来苏轼出，“以诗为词”，指出向上一路。辛弃疾进而“以文为诗”，秦观、李清照等人写词虽固守婉约传统，但情辞已趋于雅化，南宋词人更是普遍地高举“复雅归正”的旗号。可以这么说，宋词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不断地由俗趋雅的过程，不断地由市井艳情、闺阁闲情向士大夫正统情趣靠拢的过程，是不断地用诗文的审美趣味充实、提高词艺的过程。当然靠拢不等于同化，“词别是一家”与“以诗为词”两种潮流并存竞长，其相互影响、作用使词的创作异彩纷呈，这是词在宋代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宋人重视诗歌，投入了大量精力，是诗歌创作的有心人。其艺术上的创新是十分突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大家、名家的涌现。宋代诗坛从严论列堪称大家的至少有四位：北宋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及南宋的陆游。其中苏轼和陆游尤为突出，人们是把他们与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提并论的。从诗歌艺术方面看，把苏轼和黄庭坚看作宋诗典型代表也许更符合实际。他们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的意义。大家的标准就在于他们创造了无可重复的艺术风范，他们的成就构成了文学史的制高点和座标系，其他作家的地位和水准以他们为中心确定的，是以他们为标准衡量的。名家则是在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在某一或某些方面有所造诣。宋代诗人中，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黄庭坚、陈师道、张耒、陈与义、杨万里、范大成等人与唐代的名家相比都各有千秋。从总体看，宋代诗坛虽不如唐代诗坛那样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但是其体派独立，名家辈出的形势远胜于元明两代，与清代众多的诗歌风格和流派相比艺术创造性和风

格个性也鲜明一些。与宋以后诗坛了无大家的寂寞景况相比，宋诗更见出承唐之后能继其盛的局面。

宋诗之在诗歌史上引人瞩目，不在于其守成，而在于其开新。这就引出了关于宋代诗歌的第二个概念，这就是作为时代风格和审美类型的“宋诗”。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诗之分唐界宋，并非朝代之别，而是体性之殊，也就是说是因为风格不同，唐诗、宋诗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风格体系的诗，唐人作品中有“宋诗”，宋代也有“唐诗”。钱先生还比喻说，唐宋诗之别也正如人之有青年和老年。类似的比喻古人早已有之，如叶燮《原诗·内编》：“譬如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阴，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钱先生以人生阶段，叶燮以树木生长为喻，都指出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拓展出了新的美学境界。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分为三大审美风格类型：一是古诗；二是唐诗；三是宋诗。朱熹在《答巩仲至》一文中曾提出“诗分三等”说：“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固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朱熹从重道卑文的理学立场出发，推崇古诗之平淡质朴，卑落齐梁以来诗艺律之发展的。这种复古立场我们不能苟同，但这种诗歌发展阶段的分析方法还是富于启发的。

我们所说的古诗类型大体与朱熹所说的“第一等诗”相仿，大致从诗骚至“汉魏古诗”，这是中国诗歌的早期型态、朴素形

态。从创作方式上看，诗歌并未完全地从艺术混同状态中独立出来，带着文明早期“诗乐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诗的语言、音律、形式及抒情方式处于较为简单、朴素的阶段。《诗经》大多属于无主体，也就是没有作者的群体歌唱。屈原虽然具有战国思想家的特色，但方式是民间的、民族的、地方的。“汉魏古诗”标志着文人古诗的确定，但大多直抒胸臆，兴寄无端，几无意象、字词方面的修辞意识（所谓“有篇无句”），洋溢着天真朴素、高古浑厚的古典气息。

晋宋以来，诗歌声色渐开。诗歌意象、音律、结构、字句诸方面的技巧逐步进入实验、探索阶段，至唐代更是推进到声律兴象、意境韵味、风格气势诸方面有机统一之整体效果追求的阶段。一个以抒情传统为骨干，以兴象、声韵为血脉的诗歌审美类型创造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

宋代，实际上从中唐开始，诗歌艺术开始转变，最终实现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唐诗相对立的创作体系，虽然这种体系不能完全脱离汉唐诗歌的艺术基础，但在整体上体现出鲜明的而又统一的类型特征。

如何认识和把握唐诗与宋诗两种类型的差别，古人以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有些甚而是十分精辟的意见。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切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其优唐

劣宋的态度暂且不论，严羽这番议论涉及到唐、宋诗歌在艺术本质、艺术内容、技巧和风格诸层面的差异。又譬如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而宋人“以议论为诗”，在《沧浪诗话》的另一专题里严羽又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些既是关于诗歌本质的意见，又是关于诗歌内容的论述。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是关于诗歌艺术技巧的。而所谓唐诗“妙处透切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这些议论又是关于艺术形式和意境风格的。正是由于严羽这些议论出于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在宋代以来的“唐宋诗之辨”中极其引人注意，尤其是其中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三句成了关于宋诗类型特征的经典表述之一，虽然在严羽是出于批判的立场。严羽以后有关宋诗类型特征的议论，尤其是批评的意见，大致不出乎严羽的观念之外。

现代学者钱钟书、缪钺对唐宋诗风格也发表过精彩的论述。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论宋诗》：“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致，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浓华繁采；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地，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这两段论述在风格上是古典式的，诗话式的，简辟而生动，饶有兴味。所论涉及诗歌内容、艺术诸方面，重点则是对唐宋诗进行创作类型、意境风格、美学气质方面的比较。

根据这些古人和现代人的评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要对一种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创作类型或者时代风格进行全面

的分析把握,至少必须涉及三个方面: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而所谓艺术风格,是在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有机统一基础上显现出来的整体特征。这样看来,具体分析的质点还是落在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上。初盛唐时期诗歌评论中最流行的概念是“风骨”、“兴寄”、“兴象”、“声律”,陈子昂等等倡导“风骨”,“兴寄”,到《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九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大致说来,“风骨”、“兴寄”属于内容层面,“兴寄”、“声律”属于形式层面,而“声律、风骨”兼备融洽则形成所谓盛唐“气象”,“气象”则是审美风格的概念。论唐诗者通常以这些内容、形式和美学风格范畴来分析唐诗的创作特征和美学风范。如陈泊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就是如此。宋诗的创作类型是否也可以如此把握呢?宋代诗坛也有一些流行的范畴,如后面我们要具体分析的三大审美范畴:“气格”、“平淡”、“活法”,但它们在宋代是并行发展的风格范畴、美学理想。唐代诗坛,这里主要指初盛唐诗坛是诗歌史上难得的整体统一建构阶段。诗人众多,大家、名家辈出,却步调一致。初盛唐诗是最适宜作创作类型分析的诗史阶段。而宋诗则不同,它的创新建构是以多元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多元的发展格局本身就是宋诗与唐诗的区别之一。当一个规范并不是以统一的面貌出现,其内涵就不是单纯的,很难在内容形式和风格诸文学创作范畴内达成清晰的解释。宋诗创作也更具体地受到了现实各个方面的影响作用和规定。对其范式意义的把握更多地依赖于诗歌与诗歌之外广泛背景的联系。同时我们这里的研究目的也不仅仅是宋诗作出风格类型学的分析,还要作出文化学的分析,因而我们的考察从宋诗时代风格得以发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广泛背景开始。

## 宋诗与宋代社会

文学艺术并不可能如“新批评”学派所说的那样是完全自我封闭内在自足的。宋诗的时代特色的形成受到了宋代社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规定。

首先,从对外形势看,宋朝的软弱是著名的。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迭更变乱和各自占土为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虽大体结束了,宋朝建立了新一轮的“政治统一”,但不是汉唐那样的“大一统”。与宋朝先后并列存在过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宋王朝的统治区域比较起汉、唐帝国要小得多,在整个“三北”地区还有很大缺失。这一有限的一统局面,对整个宋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唐代社会那种强大的国力为士人心理所带来的恢宏开阔的胸襟气度在宋代是没有的。宋人活动范围普遍地受到了空间的限制,长城荒漠、高原戈壁,“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些凝聚中华民族历史沧桑的北国风光已成了生活的远景。那种北方少数民族习俗与中原地区华夏传统文化撞击、融合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已大大地削弱。唐帝国那种全方位的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宗教、绘画、雕塑、舞蹈、饮食、服饰的全面吸收和融摄的生动图景已成了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诗缺少唐诗那种多姿多彩的感性内容和浪漫主义情调。宋代诗歌的空间背景越来越向南方倾斜,最后完全局限于南方的“残山剩水”,在气质上越来越倾向于江南青山秀水般的小巧玲珑,清浅明秀。我们在把握宋代诗歌时代特色